中庸章句

Kitasato Memorial Medical Library

標注

中庸章句

全

Kitasato Memorial Medical Library

F
チ—23

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字子思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

庸

中庸子思所以辨異端之謬也故首明道之原出于天非虛假矯揉也次論中庸之德蓋謂聖人之教不過生民相助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

123.82
C
慶應義塾大学医学情報センター 昭和47年6月20日
No.370
富士川文庫
77
Kitasato Memorial Medical Library

爲生之道教之遠人不足以爲教以明遺世高踏之言非天下達道也又次言誠之可貴則明誠君子所以治身治人不誠無物明處無因應之非正也又次論君子素乎患難行乎患難素乎夷狄行乎夷狄無入而不自得焉則其安心

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

立命之言彼糠粃萬物者未免爲有所苦而逃而其言不足駁也終言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則明仲尼之道倫理之所在風土之所宜天下通行之道非一人私言也蓋七十子歿諸子百家之説作造爲私言以

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皐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

Kitasato Memorial Medical Library

倣孔子之爲皆附孔子而興者猶印度所謂附佛法外道也其間必有虛無因應奇論不偶如莊周偶老子之言者子思是篇專爲此而作也中庸猶言平常貫誼所謂材能不過中庸是也乎思以中庸爲聖人之道未嘗以爲聖人之德

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眞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

故篇首論君子之德以中和爲言

巖軒曰古昔用誠字至輕無以論道理者論語以上至于詩書易經可微矣至于子思著中庸始重誠字是子思之獨得不襲古人決非孔門傳授之言也易傳及戴記大學諸篇皆子思以後之書

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

Kitasato Memorial Medical Library

矣故用誠字與中庸同孟子七篇中有如擧子思之言者誠字與中庸同其佗則否子思之前忠信兩字略備中庸誠字之義錦城曰藝文志中庸說二篇中庸一篇編簡頗長或分哀公以下爲上下二篇歟中庸別行漢代已然隋

而大亂眞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

經籍志禮記中庸傳二卷宋散騎常侍戴顒撰中庸講疏一卷梁武帝撰私記制旨中庸義五卷王海梁大同十年張綰朱异賀琛述制禮記中庸義中庸別行六朝如此唐李翺有中庸說宋胡瑗有中庸義司馬溫公有中庸廣義皆在

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旣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脉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擧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

Kitasato Memorial Medical Library

二程表章之前然學庸二書別行溫公爲之嚆矢若夫其傳之盛者程朱二先生之功也

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敎 命猶令也性即理也

性、人生有仁智仁天地生物之心也。智所以辨利害而厚其生也。蓋情者性之欲、所以自養其形、皆天之所賦也。循仁智之正而行之謂道。修道使明之謂教也。

道既原於天不可須臾離有所聞見事切於己而後戒懼、非守道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敎、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敎、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之謂也。道之所在隱見顯微一也。不可掩蓋、是君子之所以愼獨也。

中者哀樂未發、心無偏倚也。和者適也。無乖戾之謂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

見、音現。○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致中和

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言上下分定物各得其所極稱裁制輔相之功也

中庸

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錦城曰此章以下皆作子曰此章特作仲尼曰者明下文子曰是仲尼之言猶堯典即位以後有一帝曰下文皆作帝曰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

夫子之時中庸未嘗爲成德之名所引夫子數語皆可疑荀子所謂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是眞先君子之言也子思豈未免是失耶

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鮮、上聲。下同。○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知味如易寸屬是也

道其不行矣夫孔子語前後必更有數語子思斷章取義也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知者之知、去聲。○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爲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人莫不飮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夫、音扶。○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罟擭陷阱喩人可以邪說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舜之所以爲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誑誘使陷不善也

履軒曰拳拳取拳握牢固之義胸之當中曰膺

予知之知去聲罟古擭胡化反阱才性反辟避同期居之反○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掩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爲知也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擧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眞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Kitasato Memorial Medical Library

以強為問夫子之時所無孟子樂正子強乎蓋孟子思孟子之時始有之也南方謂中州北方謂邊胡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抑語辭而汝也

寬柔以敎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柔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之道也

之地君子之道以寬裕容衆為強

衽茵蓐之類曲禮請衽何趾是虛用猶藉也

乖鳳曰北方之強非君子之道然其所謂強者居之故曰而也

故字緊承上文君子居之也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

半塗而廢與論語力不足者中道而廢同。廢如史記刺客傳荆軻廢之廢。

素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爲之哉。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不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錦城曰、費光明也。隱幽微也。下文所謂大小是也。淮南子扶木在陽州日之所曊。註曊猶照也。音費字書曊與昲同。昲日光也。

夫婦猶言丁男丁女微賤者之稱。

人所憾於天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符味反。○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與、去聲。○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

Kitasato Memorial Medical Library

地寒暑風雨之偏境埆險隘之難是也天地之大猶有所憾盛贊道之大也鳶魚亦得其道能飛躍言道無所不在也察昭著也上下上極天下極地也

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鳶余專反○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鴟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猶以爲遠旁觀之辭○羅軒曰以人之人謂人性所固有之道改其人自改也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爲道者厭其卑近以爲不足爲而反務爲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爲道矣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睨研計反○詩豳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爲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爲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爲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爲忠推己

Kitasato Memorial Medical Library

履軒曰慥慥猶孜孜從心從造蓋用心有造作之義

及人爲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子臣弟友四字絕句 ○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訒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焉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熊澤蕃山曰素患難弁慶如助源義經是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難去聲 ○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在上位不陵下

Kitasato Memorial Medical Library

援攀援也

抵巇由徑非人道之正之謂險也

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援平聲○此言不願乎其外也故君子居易以俟命易去聲○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正音征鵠工毒反○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辟譬同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

孥奴通此章亦言至道自齊家始不在高遠也

蘭室先生曰竹山先生言大坂一儒生以爲鬼神之爲德以下七十八字宜在故至誠如神之下蓋錯簡也

屢軒曰古無陰陽語陰陽

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詩小雅棠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孥子孫也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爲德猶言性情功效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

Kitasato Memorial Medical Library

之運用亦謂之鬼神耳體元謂手足口鼻之類此爲物之股肱即輔佐之義也言物莫不受鬼神之輔佐不能遺棄也蓋先王之教以人鬼爲鮮天詩書在天之言可徵亦造化之云爾如夫子此言亦述其義也此條承上文如神而略論

是其爲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齊側皆反○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斁○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况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夫音扶○誠者眞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

鬼神之狀而已至誠是主鬼神是客孔子之語止於如在其左右鄭玄曰言神之來不可臆度而知事之盡敬而已不可厭倦也舜年據尚書百有八歲註見尚書解

必得其祿謂其富也培其茂盛猶人培養之也是以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平聲○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舜年百有十歲。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爲培、氣反而游散則覆。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故大德者必受命。受命者受天命爲天子也。

草木喩人事言畏慎天命者天必以福祿與之也嘉樂言其德可嘉樂也此章言仲尼之道乃先聖治天下之道非一人私言也以下則泛贊聖人之德及其道之大也履軒曰孔子語止於父作之子述之鄭玄註戎兵也衣讀如殷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爲體微矣後二十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大音泰下同○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

康誥有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之語又通

履軒曰不失天下之顯名是讓武王之辭

履軒曰武王末之末謂晩年晩年之稱不拘老少漢杜延年傳昭帝未寢病受命爲天子也武王晩年有天下未及制作而沒故周

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追王之王去聲○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太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

Kitasato Memorial Medical Library

公承而成就之也。追王太王蓋在武王之時也。康誥稱武王之言曰丕顯考文王是也。唯大王王季之追王周公爲之也。其初稱古公公季耳。期之喪達乎大夫則絶太功以下可知矣。儀禮與此不合。孔子之語止於善述人之

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昭如字爲去聲○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亦以爲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

事者也。此引夫子之語以起下文。宗器先祖所用之器藏於祖廟者。古太廟東嚮，左爲昭南嚮，昭明也，右爲穆北嚮，穆幽暗也。祭祀之禮有以爵爲班者，有以習禮者，執事爲班者，有以齒爲班者。履軒曰毛老

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也齒年數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祀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

之本字照毛猶言養老也以供養耆老為義因以長幼為坐次也

四時之祭、春曰禘、秋曰嘗、春秋互舉耳。先王之教以敬天為主、祭祀國之大事、所以篤民德、使有所畏敬、故曰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此章謂道以人倫常行之義

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畧耳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哀公魯君、名蔣。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夫音扶○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為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

為重也。鄭玄曰、敏樹謂殖草木也。履樹曰敏政、敏於趨政令也。蒲盧之本字蒲蘆、易生之物。夫子語蓋止於此、下則子思推衍之言也。家語引此以至雖愚必明雖柔必強、皆為夫子語者、蓋誤截取此篇也。此言治國家由彝倫之道。

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殺去聲○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

Kitasato Memorial Medical Library

而後能行也
以身者身脩
而後能得人
也
仁者人也言
仁即人道也
仁人古同字
人字加二爲
筆作及以別
之後終爲仁
也
不可以不知
天言人之道原
於天故知天
是知人
天下之達道
五緊承上章
知天之言也

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知去聲 ○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強上聲 ○ 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爲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爲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一謂原天命
以脩人道也
下文所謂誠
者天之道誠
之者人之道
是也
饒軒曰孔子
之語止於知
恥近乎勇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子曰二字衍文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 ○ 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爲知三行爲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知斯三者則知

Kitasato Memorial Medical Library

經經緯之經猶言大綱也

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

上能視群臣如手足臣下之所以報之不得不重報禮謂所以報之之禮也

齊明盛服以下百四十三字解前段間失本義且多

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

Kitasato Memorial Medical Library

陂正文近古人註釋之語誤入正文也。鄭註曰日省月試考校其成功也。送往迎來往來有以服給之也。嘉善而矜不能以禮接之際而言。

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斂並去聲既許氣反稟彼錦力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潮○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士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稾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爲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

履軒曰凡事之事意廣謂凡人所當爲之事也事前定之事指一事對言行而言。

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爲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跲其劫反行去聲○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

Kitasato Memorial Medical Library

博學以下九十三字宜在上文及其成功一也下蓋錯簡也

矣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
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眞實而無妄也
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
之本然而眞知至善之所在也誠者天之道也
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
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中並去聲從七
容反○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眞實無妄之謂
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眞實無妄而欲其眞
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
眞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
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不能皆
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
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
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
善學知以下之事固
執利行以下之事也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

之篤行之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
爲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
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
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
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
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君子之學不爲則已
爲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果能此道矣雖
愚必明雖柔必强明者擇善之功强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
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
進於强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
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
昏明强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

造化之成物不容識聖人

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内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

之誠與天合德也得天命之誠以明謂之性由明脩之以至誠謂之教

天下與天下之十之天下同物草木禽獸也贊天地之化育能贊助天功也其功可以配天地故曰參也

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 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

Kitasato Memorial Medical Library

古所謂天地人者亦言因天地之材裁成輔相而用之也非謂聊聊之身與天地並立也

曲委曲也致曲每事盡心以求之也覆轍曰明則動此明而彼自動也變化亦皆據彼而言唯求句據此而言能化物也

殺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

誠者自成以下六十六字

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見音現○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惟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道也之道音導○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

究表無味是古人旁註誤以正文爲若干愚欲精論誠義當在前段誠身之下註破

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爲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知，去聲。○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言人道也。

此一節緊承上文悠久宜作悠遠下文做之屢軒曰無疆猶無窮與易之無疆并同悠久無疆配天地之無終始也省一配字耳

故至誠無息。既無虛假，自無間斷。**不息則久，久則徵。**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見，音現。○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爲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

履軒曰、不貳、專一也。生生不息之謂。履軒曰、天地之道博也以下十六字、頗重複、且文欠鍼線、恐是後人註天地之道之語、誤入正文也。昭昭、明貌。大雖大、若指其一處、其形亦小。且昭昭于忽所指名、非常語、故曰斯。履軒曰、卷、拳

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夫音扶。華、藏、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反。○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擧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通、拳大之石。蛟鮫元一交字、交篆文象形、大鮫魚也。後世稱蛟者、鼉也。履軒曰、不顯借言其德之深遠也。純亦不已句、以解純字、亦爲不已之意、言與天合德也。

發、發生也。峻、高極至也。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於、音烏。乎、音呼。○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右第二十六章。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包下文兩節而言。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

Kitasato Memorial Medical Library

饒雙峯曰禮儀謂禮之定制如大夫雖上雖之類威儀謂容貌之節度準則三千者對三百惟語其多而已若語其實數何翅十倍

饒雙峯曰敦厚崇禮教厚而文之以禮也

于天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待其人而後行總結上兩節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燖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倍與背同與平聲○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倍背通借

右第二十七章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好去聲烖古灾字○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此以下當時或有異端之徒毀孔子不能制作以為非聖人故子思以此辨之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此以下子思之言禮

Kitasato Memorial Medical Library

也文書也考正其偽也是段益引論語夏禮吾能言之周鑑於二代二章隱者以爲言子思所引孔子言槩多此耳

履軒曰軌車軸之名軌之長短以定轍之廣狹唯孟

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行去聲○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爲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子城門之軌乃借用爲轍耳車同軌先王之制也有宋存言宋獨存非通行之禮也今用之言當今所用也吾從周周禮亦最盛也

陸氏釋文曰舊本三重德位時也

王天下以下十二字疑是古人評論之言所謂二重正當得二入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王去聲○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質諸鬼

三仍亂例之意尤完○履軒曰、上焉者、前於周者、夏殷也。不信、謂無可信者也○下焉者、謂後於周者、指當今之人也○徵斯曰、遠之則有望、言其觀見之義也○射斁通借○憲章、以爲法而明之也。所

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知天知人、知其理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惡、去聲。射、音妒。詩作斁。○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辟、音譬。幬、徒報反。○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譬之意也。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謂吾從周也○律猶法也○謂合陰陽寒暑之宜。襲因也○因水土之宜也○幬亦覆也○萬物以下盛贊夫子之德言○凡物皆在其教化之中、並育並行、小德川流無礙、大德敦厚能化物也○小德謂小德之人、大德謂大德之人○此天地

之所以爲大言天地之化物亦如此也發英發也密精密明也人力所通以足上舟車句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周徧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見音現說音悅○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

如尋撞度索亦包在其中也

錦城曰天下大經即上所謂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是也天下之大本即上所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是也知天地之化育即所謂參天地之化育是也知如

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施去聲隊音墜○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夫音扶焉於虔反○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

繫辭乾知大始。左傳子産將知鄭國之政之知。大經大綱也。淵淵深遠貌。天知天之自然也。

惡其文之著也。是子思解詩之辭。的然呈露貌。

著於物而後能哉。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肫之純反。○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聖知之知。去聲。○固猶實也。鄭氏曰。惟聖人能知聖人也。

右第三十二章。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衣去聲。絅口迥反。惡去聲。闇於感反。○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褧衣。褧絅同。襌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爲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爲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理有條理也。言君子之道不尚奇怪也。遠之近及遠者當自至近。風之自風化之興當由己也。

無惡於志無可惡之志也。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惡去聲。○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

Kitasato Memorial Medical Library

敬信人敬信之也

假格通借奏假言有事于廟之時也時靡有爭時人化其誠敬之德不與爭競也

鈇斧通借

百辟諸侯也

刑法也天下平以百辟服從而言

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相去聲○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爲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幷言其效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假格同鈇音夫○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莝斫刀也鉞斧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爲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聲言語也色顏色也以猶與也

輶消寄也倫比載事也

子曰以下孔子斷詩之言也再引詩則子思之言言聖人之德精深與天地合符猶毛之細密猶不足以比之也篇末七引詩皆言君子脩其德人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

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輶由酉二音○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爲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爲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有物最爲微妙而猶曰無之故惟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爲至也

Kitasato Memorial Medical Library

自化之不勝口說行奇怪以爲教也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爲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中庸章句畢

Kitasato Memorial Medical Library

Kitasato Memorial Medical Library